

第二步驟

「來相信有一個比我們本身更大的力量，這個力量能恢復我們心智健康和神智清明。」

大多數AA新來的成員一旦讀到第二步驟就面臨為難的局面，情形有時甚至相當嚴重。多次我們聽到他們大叫：「看看你們做的好事！你們已說服我們相信自己是酒癮患者，而且我們無法妥善處理自己的生活。在使我們淪為絕對無助的狀態之後，你們現在又說只有一個比我們本身更高的力量才能除去我們的頑念。我們有些人就是不願意相信上蒼，有些人沒辦法相信，另外還有些人雖然相信上蒼的存在，卻不相信祂願意完成這項奇蹟。好了，你們可真使我們進退兩難，接下來該怎麼辦呢？」

讓我們先看看那個說不願意相信的人：好戰份子。他的心態只能用野蠻來形容。他引以自豪的人生哲學受到威脅。他想，承認酒精永久地擊敗他已經夠慘的了，在還沒從俯首承認的痛心中恢復過來，現在又要他面對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他所珍視的思想是，從原始泥濘中的單細胞莊嚴地發展出來的人類是進化的先鋒，也因此是他宇宙中所知的唯一神明。難道他非得否認這一切才可以解救自己嗎？

在此時他AA的輔導者通常會笑。新來的人會認為這差不多是令人忍無可忍的事了。這是結束的開始。沒錯：正是他舊生活結束的開始，但也是他步入新生活的開端。他的輔導者大概會說：「慢慢來。你要跳過的火圈比你想像中的要寬得多。起碼我自己會如此發現到。我的一位朋友也是如此。他曾擔任過美國無神論者協會的副會長，但他卻很容易地通過了。」

新來的人說：「好吧，我知道你說的都是實話。毫無疑問的AA裡充滿了曾與我有相同看法的人。但是在這種情況之下一個人究竟怎麼能『慢慢來？』那是我想知道的。」

輔導者同意道：「那的確是一個好問題。我想我能夠告訴你究竟如何放輕鬆，你也不必很辛苦地去做。如果你願意的話，聽好下面三項說明。第一，AA不強求你去相信任何事情。它所有的十二個步驟只不過是建議。第二，為了得到並保持清醒，你不必現在就把第二步驟全部吞下去。回憶從前，我自己也是逐漸地接受它。第三，你所真正需要的其實是開放的心靈。只要斷絕爭辯的念頭，及停止為一些像先有雞或先有蛋這類深奧的問題操心。我再說一遍，你需要的是開放的心靈。」

輔導者接著說：「就拿我自己做個例子吧。我是受過科學訓練的。很自然的我曾經尊重、敬仰甚至崇拜科學。事實上，除了崇拜這部份，我對科學的看法並沒有改變。我的老師一再灌輸我科學進展的基本原則：一而再的探索與研究，總是抱著虛心。當我開始考慮AA的時候，

我的反應跟你一模一樣。我認為AA的事務完全不科學。這是我不能接受的。我根本不考慮這種荒謬的想法。

「然後我覺醒了。我不得不承認AA呈現它效果——驚人的效果。我領悟到自己對這些事的態度並不科學。說穿了不是AA心靈封閉，心靈封閉的是我自己。我停止爭論的那一刻，就能開始看見並感覺到。從那時起第二步驟開始溫柔地，漸漸地滲入我的生活。我無法說出在甚麼狀況或是在哪一天我開始相信有一個比自己更大的力量，但是現在我肯定已有那種信念。爲了獲得這份信仰，我只要停止爭論及盡心熱誠地實行其餘的AA計劃即可。」

「當然，這只是根據個人經驗所表示的個人意見。我必須趕快地確告你，AA的會員在尋找信仰時會穿過無數不同的通道。如果你不喜歡我剛才提出的，只要你用心看用心聽，一定會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路。很多像你這樣的人以取代的方式已開始解決這個問題。如果你願意，也可以把AA本身當作你的『更高力量』。這裡有一大群已經解決了酒精問題的人。對你這根本尚未找到解答的人來說，在這方面他們一定是一個更大的力量。你當然可以對他們有信心。甚至只要有這最起碼的信心就夠了。你會發現許多會員也是如此跨過門檻的。他們都會告訴你一旦跨過了門檻，他們的信仰就變得更深更廣。從酒精頑念中解脫出來，生活莫名其妙地轉變了，他們就開始相信一個比自己本身更高的力量，而其中大多數人開始談及上蒼。」

其次要考慮那些曾經有過信仰，卻又失去它的人所處於的情況。有的人漸漸地變成漠不關心，有的人因過度的自立而脫離信仰，有的人對宗教產生偏見，還有些人因爲上蒼沒有滿足他們的要求而變成絕對違抗。AA的經驗能不能告訴所有這些人，他們仍然可以找到一種能發揮作用的信仰？

有的時候那些失去或排斥信仰的人比從未有過信仰的人更難以接受AA，因爲前者認爲他們已經嘗試過信仰而發現它不合所需。他們走過信仰之道，也踏過無信仰之路。既然這兩條道路都證實爲令人沈痛地失望，他們因而認爲自己已無處可去。這些人的漠不關心、虛幻的自立、偏見和違抗等是路障，這些路障往往證實比那些不信服的不可知論者或甚至是好鬥的無神論者所樹立的路障更堅固更可怕。宗教上說上蒼的存在是可以證明的，不可知論者說這是無法證明的，無神論者則聲稱可以證明上蒼的不存在。顯而易見的，迷失了信仰的人所面臨的是一個極度疑惑的處境。他覺得自己得不到任何信念的慰藉。有關宗教信徒、不可知論者和無神論者所擁有的信心，他連一點點都得不到。他極爲困惑。

AA裡面有不少人都可以告訴這位漂泊者：「是的，我們也一樣背離自己幼時的信仰。年輕時的過度自信讓我們如此。當然十分值得慶幸的是，良好的家庭和宗教訓練曾給了我們若干價值觀。我們仍然確定自己應該有起碼的誠實、容忍和公正，也應該有雄心及苦幹。我們確信，

只要守住了這些與公正的對待和正當的行為有關的簡單規則就足夠了。

「一旦在遵行了這些二般常規，因而帶來物質上的成功之後，我們就以為自己正在贏得生活的大競賽。這是令人興奮的而且使得我們快樂。神學的抽象概念和宗教的義務，或者自己的靈魂現世和來世的狀況如何等，讓這些事情煩我們幹麼？現時現地的狀況對我們已夠好了。爭取勝利的意志會幫我們渡過一切。然而，後來酒精就開始牽著我們的鼻子走。到了最後，當我們所有的計分卡指出『零分』而且我們看到再一個好球便會使自己永遠出局的時候，我們非去找回失去的信仰不可。我們是在AA裡重新找到信仰的。你也可以如此。」

現在我們又有另一種難題：那些在智力方面恃才傲物的人。很多AA的成員都能對這些人說：「是啊，我們曾經就像你們一樣：太自作聰明到對自己反而沒有好處的地步。我們極愛別人說自己早熟老成。儘管我們很小心地隱藏不給人知，但是我們以自己的知識來自吹自擂，把自我膨脹得像裝滿驕傲的氣球一樣。私底下我們覺得單憑自己的智力就足以超人一等。日新月異的科學進展告訴我們沒有甚麼事是人類做不到的。知識是萬能的。智力可以征服自然。既然我們比絕大部份的人都聰明（自己這麼想），只要我們想得到甚麼戰利品就可以得到。『智力之神』已取代了我們傳統的信仰。但是烈酒又有不同的計劃。我們這些獲得漂亮勝利的人一下子變成空前的輸家。我們瞭解到，非得從新思考，否則死路一條。在AA裡我們發現很多人的

想法會像我們一樣。他們幫助我們調整對自己的評估。他們以身作則，讓我們瞭解只要我們肯把謙虛視為最重要，則謙虛和智力互不衝突。當我們開始身體力行時，我們得到了信仰的禮物，一種能發揮作用的信仰。你也可以擁有這種信仰。」

AA的另一群人則說：「我們對宗教和一切相關的事情厭惡透了。我們說過聖經裡充滿胡言亂語。雖說我們能熟稔地引述聖經的章節，但卻其中冗長的祖譜使我們找不到書中該有的降福。聖經中有些道義是好得不可能達到，有些又似乎是不可能那樣的壞。但是真正令我們失望的是那些宗教家本身的道德。我們曾幸災樂禍地看到依附在那麼多『信徒』身上的偽善、偏見和極度的自以為是，甚至在他們穿著最好的衣服參加禮拜時也一樣。我們最喜歡大聲宣揚一個破壞性的事實說，上百萬『信教的好人』仍舊假藉上蒼之名而自相殘殺。當然這表示我們以負面的思想替代正面的思想。加入AA之後，我們必須承認這只不過是一種自我膨脹的方法。藉著辱罵一些信徒的罪過，我們可以感覺到自己優於所有具有宗教信仰的人，而且我們更藉此不去面對自己的一些短處。我們因為別人的自以為是而輕蔑地譴責他們，其實自以為是正是自己非常易犯的弊病。對於信仰而言，這種虛假的品格是我們致敗之由。但最後，被迫來到AA之後，我們才學好些。」

「正如精神病醫生常提到，違抗是酒癮患者最突出的特徵之一。所以我們許多人也有違抗

上蒼的時期就不足爲怪了。有時候是因爲上蒼沒有依照我們的要求送給我們生命中的美好東西，就像一個貪心的小孩向聖誕老公公開出一張不可能得到的禮物清單一樣。更常見的情形是我們遭遇某一種重大災難，便認爲是上蒼遺棄了我們，才造成我們的損失。我們想娶回家的女孩有其它的想法，我們祈求上蒼使她能改變心意，但她並沒有。我們祈求有健康的孩子，結果不是子女有病就是根本無後。我們祈求在工作上得到升遷，但是從未發生。我們極度依靠的愛人因所謂的天意而過世。然後我們變成酒鬼，並祈求上蒼制止此事，但是沒有回音。這真最嚴厲的一擊了。『該死的信仰！』我們說。

「當我們接觸了AA，這種違抗心理的謬誤就顯現出來了。我們從來都沒有要求認識上蒼對我們的旨意，反而是不斷地告訴祂對我們應該有如何的旨意。我們明白，沒有人能夠同時相信上蒼又違抗祂。相信的意思是信賴而非違抗。在AA裡我們看到了這種信仰的果實：男女人士從酒精的最後災禍中解救出來。我們看到他們面臨也超越自己其它的痛苦與磨難。我們眼見他們從容地接受極端的困境，卻也不想逃避或反責。這不僅是信仰而已，這是一種在任何情況下都會發揮作用的信仰。我們很快就做出一個結論，不管謙虛的代價多高，我們都願意付出。」

現在讓我們舉出那位信仰充盛，卻仍滿身酒味的人。他相信自己信仰虔誠，奉行教規更是絲不苟。他確定自己仍然相信上蒼，但卻懷疑上蒼不相信他。他一再地發誓戒酒，只是每次

發誓過後，他不但再度喝起來而且行爲比上次更壞。他勇敢地試著與酒精作戰時一直懇求上蒼的幫助，可是卻不見援兵的蹤影。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對神職人員、醫生、朋友和家人來說，這種有心改過且努力不懈的酒癮患者是一個令人悲痛不解的人。對大多數AA的會員而言，他卻不是個謎。我們之中有太多人以前就是跟他一樣，現在已找到了解答。這個答案是與信仰的質而不是量有關的。這曾經是我們的盲點。我們以爲自己已謙虛而實際上並非如此。我們以爲自己在奉行教規方面循規蹈矩，但誠實地評量之後，才發現自己只是做表面功夫而已。或是走到另一個極端，我們沈溺於情緒化的表現，而誤以爲那是真正的宗教情懷。在這兩種情形之中我們都想要不勞而獲。事實上我們並沒有真正地做心裡的大掃除，好讓上蒼的恩賜能進入我們並驅除飲酒的頑念。我們從來不會深切或有意義地做自我檢討，對我們曾傷害過的人做出補償，或是向任何人不求回報地奉獻自己。我們甚至沒有正確地祈禱。我們老是說：「請使我的願望成真」而不是說：「願你的旨意受奉行。」我們一點也不懂對上蒼和人類的愛。所以我們依然繼續自欺，以致於無法領受足夠的賜福以恢復我們的神智清明。

在還飲酒的酒癮患者當中，的確沒幾個人明白自己是多麼的不合理，或知道自己的不合理卻能忍受去面對事實。有的人願意自稱「問題的飲者」，但不能忍受有人提出他們事實上有精

神病。他們的這種盲目是被一個不瞭解理智飲酒不同於酗酒成癖的社會所慾惠。「神智清明」的定義是「心靈上的健全狀態」。當一個酒癮患者冷靜地分析自己毀滅性的行為時，不論他損毀的是飯廳裡的傢俱或是他自己的道德品格上，他都不能聲稱自己有「心靈上的健全」。

因此對我們所有的人來說，第二步驟是一個號召。不論是不可知論者、無神論者或會有信仰的人，在這個步驟上我們都能站在一起。真誠的謙虛和開放的心靈能使我們得到信仰，而且每一次的AA聚會都保證只要我們正確地與上帝相處，祂就會使我們恢復心智健康和神智清明。